

## 旧岁入新笺

□包新宇

日子挨到年末，让人不由得要放慢脚步，回头望一望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总要腾出几日工夫，安安静静地做些近乎“无事”的事，算是与旧岁作别。

头一桩是“清案”。这“案”便是我的书桌。平日虽不算狼藉，却也堆着些未竟的书稿、散乱的笔记、友人寄来的明信片，还有不知何时搁下的半块墨锭。择一个晴日，先将那叠稿纸理齐，用镇尺压好；各色的笔归入笔筒；那些零碎纸片，有用的收进文件夹，无用的便团了投进字纸篓。最费时的是那些书。案头常摊着好几本，读到一半便搁下的，夹着各种颜色纸条的，都要一本本合上，拂去封皮上的微尘，依着高低在桌角码成一行。每理好一物，心里便仿佛腾出一小块空地，待桌面重又露出那方沉黯的本色时，便觉得旧年那些纷乱的思绪也仿佛被一并归置妥帖了。这大约算是一种“净手”罢，为着迎接尚未落笔的新篇章。

“清案”后心便静了，接着是做一件更需耐心的事：抄诗。常是那一年里反复在心头盘过的一联或一句。磨一池新墨，选一张素白的宣纸，用狼毫小楷，一笔一画地写。今年抄的是姜夔的句子：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这词原是凄清的，可当那十四个字从笔尖落到纸上，心里那份岁暮的萧索，反倒像被这专注的动作给镇住了，变成一种可以容纳一切情绪的宁静。抄罢，钤上一枚小小的闲章。这便成了我送给旧

岁的一件微薄的纪念。

白天的活动是向内收的，傍晚则要向外寻一点温热。这温热常落在一碗热汤面上。年末的某晚，我必要独自踱到巷口那家开了几十年的老面馆去。店面窄小，只摆得下四五张桌子，油腻的灯泡光线昏黄。老板是认得我的，并不多话，只问一句：“老样子？”我点点头。不多时，一碗面便端了上来。汤是骨头熬的，清而亮，漂着几星金黄的油花，面软硬恰到好处。我坐在角落里，听着其他食客的闲谈，慢慢地，将那一根根面条吸溜进肚。一碗热汤面下肚，通体舒泰，仿佛将一整年在外沾染的尘埃与寒气都洗涤干净了。这碗面，是我与这嘈杂人间一种温柔的和解，也是我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慰劳旧岁里那个奔波劳碌的自己。

这些纪念没有一样是隆重的，它们琐碎、私人。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些无谓的消遣，但于我却不可或缺。汪曾祺先生曾写道：“人不管走到哪一步，总得找点乐子，想一点办法，老是愁眉苦脸的，干嘛呢？”我的这些岁末琐事，大约便是给自己找的“乐子”与“办法”。用一点闲情，将匆促流逝的时光稍稍挽留，赋予它可触摸的形状与可回味的气息。如此，当新年的钟声真的响起时，我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地道一声告别。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王明才

## 金色的站台

□廖柳

冬日里，下午四点多，西边的天空就只剩下一片灰白色的云了。城市像一台已经运行一整年的老机器，透着些许疲惫。我拉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，在年终这场最壮观、最温柔的大迁徙中，向着家的方向走去。

车站一直都没有改变，广播里急促的班次信息混杂着行李箱滚轮的“咔嗒”声，还有人们或重逢或离别、或抱怨或愉快的话语声。当然，气味也很是复杂。在人群中被推来推去的时候，我总会下意识地看向那扇大玻璃窗——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，于暮色中消失不见，似乎通向一条条温暖而安宁的道路。站台顶棚洒下的光线是昏黄的，落在旅客肩上、行囊上、一张张风霜的脸庞上。虽说这样的光线有些浑浊，但此时它带给人们的是比任何炫目的霓虹灯都要温暖的感受。没有声音，只有漫长的等待在沉默中镀上了一层金色。

列车终于开动了，站台上的喧闹、灯光也都留在了身后。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，城市里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，田野间广袤的土地，都笼罩在一片深邃无垠的黛蓝色中。有时能见

到一盏灯或两盏灯在远处的村庄中忽明忽暗，就像是夜航中看到的远方灯塔一般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车轮与铁轨相碰时发出有节奏的“哐当”声。邻座的年轻人戴着耳机靠在窗边，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；过道上有一位母亲正轻声哄着怀里的孩子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要去的地方也不一样，但现在，大家都是往温暖的方向去的。

我拿出手机，屏幕的光亮在黑暗里有些刺眼。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：我已经上车了，不用担心。不久后收到回信：好。后面还跟着一个微笑的表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个表情没有表达出她的喜悦。这个时候，家里一定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妈妈爸爸在厨房里忙活，做我最喜欢吃的菜。

列车广播里传来熟悉的地方名。车厢内有小小的骚动：有人收拾行李，有人整理衣服，有人站起来又坐下，左瞧瞧右看看……终于，大家在拥挤中下车了。走出车站的时候，故乡冬天的寒气迎面扑来，把我的身体包裹了起来。一出站就看见一盏最亮的灯，那是父母的身影。

快步走到了他们面前，话还没说出口，母亲就接过了我手里的轻便行李。父亲掠过行李箱，手搭在我的肩上，上下打量我说：“回来就好。”

岁末所有的奔波与劳累，在那一刻才有了归宿。回家路上的光，不管是站台上的、车窗外的，还是手机屏幕里的一点微光，最终都会变成我眼前的这两盏灯，照亮我的人间星辰。

呢？记得惠老师说过：“你只管写，坚持下去，光自然会来。”我信了，即便在备考最紧张的缝隙里，我也在手机备忘录中，固执地为自己辟出一小块精神自留地，记下几行零散的心事。终于，在12月，我收到了四家省级报纸的用稿消息。那跃然纸上的铅字，是对文字最好的安放，更是对“坚持”最温柔的馈赠。

无悔，在于尝试。这一年，我尝试改变自己的心态，遇事不急不躁，从手足无措到从容面对；我试着接触跨部门的工作内容，加强学习，不断提升，在磨合中学会了沟通；我还报名了舞蹈学习，让身体跟着音乐的旋律随心舞动。生命的画卷，或许就是在一次次勇敢的“试试看”里，一寸一寸被拓宽的。

回首这一年，一路走来，并不轻松，但此刻，我的内心充满感恩。感恩挫折，磨去了我的浮躁，赠我以坚韧；感谢那些伏案备考的夜晚，它们沉淀了我的思绪，也给内心添了一份静气；感恩这份“岁末”的仪式感，让我停下脚步，与奔跑了一年的自己好好相拥。

窗外的阳光，不知何时已悄然偏移，暖意却依旧妥帖。我知道，未来的日子会有新的挑战和“不敢”，但有了这一年的底气，我心里不再害怕。

就这样轻轻走进新年吧，不设限，不慌张，只是继续选择，坚持，尝试，平静而充满希望地，迎接下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

岁末年初，感恩所有。未来，且歌且行。而生活，总会为不倦的寻光者，让出一道温暖的缝隙。

## 光照进来的地方

□程娟

总有光照进来的地方，此刻，它正从窗户缝里溜进来，爬上我的办公桌，照在我敲击键盘的手背上，暖融融的。又是一个周末，细想已是月末，再一回神，竟已站在了岁末的门槛前，成年人的时间好像总是以倍速进行的。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过年时的烟花味，但一年的时光已倏忽而过。

春遇，夏熟，秋疏，冬离。四季的篇章翻到了最后一页，静坐桌前，像回放一场属于自己的电影，帧帧画面，历历在目。若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，我想应该是“无悔”。

无悔，在于选择。年初，我没有因“女性”与“劳务派遣”的身份画地为牢，而是选择备考一级建造师，且是四门全科。都说通过率不过百分之五，一年过四科者更是凤毛麟角。凭什么是我？一个零基础的小白，在无数个深夜里自我诘问。没有别的答案，只有笔尖划过书页的沙沙声，练习纸上密密麻麻的默写痕迹。它们成了最沉默也最坚实的语言。当成绩公布，祝贺的掌声真诚响起时，我知道，那个“凭什么”已被我一步一步，走成了“我也可以”。

无悔，在于坚持。作为一个业余的写作爱好者，没有科班学习过的技法，文字功底也说不上多深，仅仅靠着一腔写作热情，一篇篇散文写出来，投稿，石沉大海。上半年，收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沉寂，但那又怎样

